

制僕別無有所喜好。煩命紹堅照常製造。銘詞亦任紹堅所爲。但欲寫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愛宕大權現。近署三神名者。齊頭寫爲行軍吉兆。宜以此意諭之。

聞鎮量出鎮北豐物議已協。僕竊爲國賀。不知北豐近有何事。具書見示。

公往有命。將西討。徵兵會玖珠。多年跂望。初得此命。日夜簡練以待。但不鞍馬耳。自去歲冬月。每遣使者。若僧兩三輩。間關請事。公亦屢有所命。何謂盡成虛

妄。知己絕意西討。反事北豐。蓄縮之至。殆絕言說。久荷見厚。朝中初有此議。若微傳示。僕等亦當稍有措置。已不亮是旨。一意奉承以迄今日。進退無措。但不忍爲背叛耳。命令朝出夕改。使人無所仰望。此間拒守。幸得過歲。理容再請。但欲略以此意告宗歷及紹白耳。

此間保守能及卿還否。是已不可知。但旗竿及藏旗箱已成。須就舟送來。舟人顧直。挨至給還。千萬非舟載不可。幸留意料理。莫有誓留。

十月三日。公及松蔭公贈高木賢勝書曰。前夜五鼓。秋  
月遣盜焚米山。因出兵二千許。欲奪據城。紹運疾  
馳擊之。未牌親用槍。敵兵敗走。追北里許。獲秋月士  
七十人。傷者甚夥。所獲已多。名聲亦美。已牌檄至。因  
遣親族家人盡赴之。老夫父子以有北方之虞。不得  
往。森下中務居宇美村。發邑兵二三百人赴救。得及  
戰。稍有斬獲。他軍戰罷始至。道路頗遠。理當然耳。聞  
今日將收軍。不知果然否。煩卿略以戰勝告宗歷及  
紹白。諸將素憚秋月。如卿所知。紹運及統虎兩家兵。

殊不然也。遇其出。以一隊合戰。我軍不過傷數人。無  
有鬪沒。頗以此自慰。已絕望救濟。庶及兵力未衰。有  
所略定。二三日將出兵山東。卿歸宜由海道。惟速為

妙。孫光按。九州治亂記。近歲天叟公戰屢勝。威震遠  
近。所屬御笠郡與筑紫廣門邑基肆養父二郡。犬  
牙相入。疆場多虞。十年九月。廣門遣兵略御笠。天叟  
公親將拒戰。五六日。筑紫兵引去。天叟公亦收兵還。  
於是秋月種實潛師襲取米山。置戍。米山天叟公所  
築。以備秋月也。天叟公聞米山失守。曰。失米山。前功  
皆廢。急赴擊之。秋月兵不能支。棄城從摩志岐山口  
走。夜須乃盡收敵所棄兵仗而還。據公手書。秋月特  
使盜焚米山耳。今言取米山置戍。又言  
戍兵棄城走。獲其所棄兵仗。皆誤矣。

嘉麻穗浪二郡屬秋月。以公與天叟公屢出師蹂之。

貳賦名曰役米。天叟公命彌永隱岐伊藤外記。將卒往治郡事。其民益慢。不肯納稅。隱岐等夜攻多毀民家。秋月兵來救。眾寡不敵。隱岐戰死。外記被重創。其卒多死傷。十一月六日。二公率兵五六千。軍石坂潤野。遣卒焚嘉麻穗浪諸邑而還。秋月兵八千要擊之。二公整兵以待。敵兵已近。天叟公持長刀呼曰。前。小鳴彌兵衛先用槍。眾從之。秋月兵屢為我所敗。父兄多死。人人愠怒力鬪。公督兵繼進。大敗之。追北斬七百餘級。是戰。松蔭公年十六。獲秋月驍將堀江

備前。雜取高橋記立花戰功錄。○葆光按。薦野家譜。二公欲待敵至逆戰。合兵二千。伏松林中。松蔭公

時年十四。初從軍。將戰。謂眾曰。能從我者。別為一隊。距天叟公軍三町許。其傳有馬。伊賀諫曰。秋月兵

眾恐為其所圍。不得復與大軍合。不可。松蔭公笑曰。彼雖眾。何能為。若與大人合軍。士卒必不肯用。

吾令。伊賀嘆曰。老將猶知不及此。君尚弱。初臨陣。乃如此。分兵百五十從之。秋月兵躋峻阪進。已近。

天叟公軍弓銃亂發。敵不能進。天叟公塵眾曰。可擊。小鳴彌兵衛執槍先進。壯士三百人從之。秋月兵退

走。已復以生兵千人進。天叟公執長刀進戰。松蔭公

百五十人橫衝之。秋月後軍皆進。大戰於阪道。秋月

兵見松蔭公。知其將。競擊之。伊賀力戰斬敵三騎。傷額血入眼。不得復鬪。秋月士掘江備前趨公。公射之。

汰長刀柄。中左手。備前氣益奮。舍刀與搏。公有力。撲備前仆。踞其上。殺尾大學至。敵之。兩軍方鬪。勝負未分。梅岳公將千餘人。鼓謀出松林。直衝秋月軍。秋月軍敗走。追擊斬首七百六十級。舉凱而歸。戰功錄所

謂松蔭公斬備前是也。然是時松蔭公既入立花。不得將天叟公兵。又言是役梅岳公見松蔭公善用兵。愛其材武。遂請天叟公以為副。蓋誤信九州記耳。今姑錄待後考。

十一月十八日。以豐府賜旗及立花姓。宴於西城。世子中堂坐。箱崎座主及小野鎮幸戶次鎮實等十四人就左班。小田部新助由布惟信等九人就右班。皆不以位次。公謂高木賢勝曰。卿為我歌。公常騎白馬。賢勝乃歌。蟻通曰。掀其白馬。起步宛然。公擊節嗟賞。賢勝曰。是歌所以祝君威武日隆也。於是縱飲盡歡。時秋山成多貴臣。公使田尻久兵衛獨召予及小

野成幸侍宴。殊蒙恩遇。因併書示汝輩耳。豐前覺書

十一年正月。廣門每夜遣兵剽掠立花寺近邑。二月四日夜。公伏兵以待。廣門兵三百許。爭劫民家。伏兵發。衷擊之。竹原藤內先進。獲首功。眾繼之。殺傷甚多。立花記。下並同。

三月朔。廣門出師太宰府。公與天叟公合兵拒之。立花統春先用槍。二公兵齊進。擊敗之。廣門走入武藏城。

四月八日。筑紫兵取那珂郡青麥。立花入馳救之。竹原

卷四  
藤內先至。爲敵所圍。家丁七郎兵衛以身扞藤內。傷左股。益進力戰。後軍皆至。前後夾擊。敵遂敗入武藏城。

十二年三月七日。筑紫廣門遣人僞爲賣茶者。入巖屋。小毬盛藥。點火置屋宇間。夜天風火發。屋舍盡焚。廣門見火起。悉其卒及諸砦戍兵。急攻巖屋。屋山種速盡力防禦。廣門不能克。天叟公從寶滿馳至。騎相屬。廣門引去。城中縱兵尾擊。今村五郎兵衛先進獲首功。高橋記

三月七日夜。巖屋人守甲子。筑紫廣門遣小卒僞爲販茶者。入巖屋。從虛空藏臺下至正門。以小火毬置屋宇間。遂之武藏城。以狀告帆足彈正。使報廣門。廣門豫嚴兵以待。得報。直往攻巖屋。日暮城中火起。夜半家室略焚盡。廣門兵至觀音寺。欲因躁擾攻之。會寶滿援兵至。不克而還。明日巳牌事聞。立花吹螺召兵。馳赴巖屋。軍其東北。助城兵除灰燼。修雉堞。師行。予適有禱。不食鹽。且盡遣家人。就箱崎調馬。因從六七人。戎服荷長刀步走。巖屋距立花七里。與騎者齊至。

四王寺山有積薪。余念若止舍必須此。留一人守之。已而公果野次。成牌大雨。諸軍頗以爲苦。余以薪敷地。獨得安寢。餘薪盡給僚輩。若無薪蒸。必不免卧泥中。從軍此等細事。亦不可弗留意。時先人在箱崎。以座主命。有所獻遺。市人亦皆獻酒。因就軍中飲。初寶滿飛檄報巖屋急。有左足亂。右足亂語。無能讀者。其後書佐寄堅讀爲矢獨羅沒獨羅。矢獨羅沒獨羅。和言。恒擾步履不正之謂也。公自是不喜文檄。用難字。豐前覺書

龍造寺隆信與薩師戰。有馬敗死。後肥後筑諸豪皆送款於薩。隆信子政家無復讎之志。乞降屬薩。聞者莫不嗤笑。三月二十七日。公賜增時書曰。承昨日有事之寶滿。極爲勞憊。知隆信敗於高來。舉軍死亡殆盡。獨隆信父子未審死生。書檄報隆信敗者。四通附往。事尋宜露。此間病怯者。宜有以威之。老夫亦與紹運議。須一耀兵。餘容繼請。薦野家譜

豐侯賜五條鎮定書曰。得書知龍造寺隆信敗沒。四方報告如一。近歲隆信橫恣。爲未曾有。天道不差。果致

覆滅。宜亟出兵撫定。今遣朽綱入道爲先鋒。近日就途。待其至。相與謀議。有以成功。後肥平定由卿勲力所致。予深嘉之。宜與宗歷謀。無有差失。所示八條及他條件已知。四月十六日。

梅岳天叟二公與五條鎮定書曰。急足還承朽綱宗歷軍。近日至。何喜如之。後筑諸豪無所適從。公所知也。出師遲緩。致失機會。豈天終不祐豐府歟。使人於邑。聞宗歷出師。頗得自慰。冀及薩師未出。取黑木邊春。亦足以償前負也。

鳴津中書將兵略有馬。須古已納降。請自効。聞將徇後筑。已定柳河。稍及佐嘉。後筑諸豪詣軍前乞降者甚多。去歲以來屢遣謀聽采。中書及兵庫頭皆雄武善用兵。就中中書精悍。不喜飲酒遊衍。居常講武事。所將亦衆。不知果出後筑否。若已定筑。豐府軍後至。亦不過交綏。是有國者之恥。公豈不自慙乎。龍造寺已衰。猶不能乘時自奮。但有憤嘆而已。宗歷速出。必有天祐。煩公以此意告宗歷。以達親家。二子素知肥流形勢。豈容不竭力經理。親家意公須識之。宗歷少

友僕所悉。二子在國。與他人自別。欲公以此意見諭耳。

後筑諸豪多欲効力者。宗歷至。須專使受事。望急示還答。莫有臯緩。

諸邑須爲經理。四面受敵。未能如志。間有翰誠。方謀咨詢。後筑事粗見情形。決意大舉。力致蕩平。亦欲公知是意也。

朽網宗歷及宗像鎮續櫻井紹白別具書。煩急致之。宗像櫻井書以附宗歷。當爲傳致。餘使人口言。謹白。

四月十六日。

四月十二日。廣門率師侵御笠。公逆戰於武藏城下。吉田連正後藤連種佐藤次郎三郎皆自名進戰。連種家丁木嶋源右衛門連正家丁源七郎力鬪被重創。二人氣益奮。進陷陣。衆齊進。天叟公分二千人爲三隊。橫衝之。敵遂敗走入城。立花記

二公日夜望豐侯西征。已而豐侯遣吉良傳右衛門謂二公曰。寡人已不得西。近日獨遣兵出。後筑生葉。二公大愕。恐軍情沮敗。佯言豐先鋒已發。公亦繼出師。



又遣使於豐府。固請親征。本家譜

豐侯賜立花諸臣書曰。近歲道雪屢立奇功。皆卿輩輔相所致。感嘆不能已已。寡人將以來月十八日出師。望卿等益戮力以立功。巖屋火後。寶滿亦不免過慮。以道雪拮据。至今得無他。極知親族羣帥一心匡輔。故能致此。餘吉良傳右衛門口言。六月二十四日。

公答增時書曰。得書隨例惠物。感忤不已。知前三日亦以饋寶滿甚厚。此間無事。親征在近。屢賜教告。度七夕前後必達境上。政望之甚。與紹運謀。今日復遣

疾足請期。萬無疎漏。不須過念。修城亦為緊要。小心督作。無有懈怠。老夫亦城白岳。將以明日朔遷居之。餘期面晤。不復一一。六月晦。

七月。豐侯議出師。略後筑。以志賀清田等十二人為將。召兵會日田。凡七千人。軍後筑生葉。放火焚問註所。治部大輔邑。過星野。破上妻。攻猫尾。城主黑木政實。以武勇聞。與古屋土窪餘黨千餘人固守。久之不克。公及天叟公聞之。曰。豐府宗臣多死耳。川兵威日衰。為秋月筑紫所侮。我發合體軍。可以有功。留松蔭

公以千餘人守立花。倭薦野增時十時連貞相之。八

月十四日。公將二千餘人。與天叟公次於高尾山。定

軍議。薦野家譜九州治亂記立花記九州軍記略同。○祿光按。本書不載七月二十日取猫尾邑城。

七月二十八日。二公與津江等書曰。專介奉狀。豐府發師。公等為導。勞苦不可言。二十日破黑木邑

城。毀城下人家。絕水道以困之。功績太盛。冀有奇計。得破一寨。何慶如之。僕等父子四人二十六日軍御

笠。務為警備。繼須屢請。

八月十八日夜。公與天叟公帥師會豐府軍。過秋月筑

紫星野。問註所草野之地。出兵徵擊者。皆破走之。渡

筑後河。道黑木。軍野田峰山。豐前覺書

豐軍圍黑木。政實於猫尾。數日不克。將罷歸。公與

天叟公聞之。發兵赴援。八月十八日夜。令軍齋二日

糧。既發。眾未知所之。及內山江原。告以援豐軍。以天

叟公兵諳地形為先鋒。眾相謂曰。夜既半。至河上天

當明。過敵地數里。恐難達也。天叟公重違眾曰。宜問

戶次子。誰可使者。皆曰。款尾大學可。使大學往。

公曰。何為來也。對曰。天明過險數里。恐有不虞。

公奮然曰。大學。我待天明耳。敵至擊殲之。扣轎進。

大學退曰。我之使適又耳。平旦至片瀨。天叟公麾